

《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编撰·任桂园 主编

天府古镇

羊皮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
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
柏、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
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
野千里，号为一「陆海」。旱则引水浸润，
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蜀志》卷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府古镇羊皮书 / 任桂园主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12

ISBN 978-7-80752-948-4

I. ①天… II. ①任… III. ①乡镇-旅游指南-四川省 IV. ①K928.9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0075号

TIANFUGUZHEN YANGPISHU

天府古镇羊皮书



任桂园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内文设计 古 蓉 张冬雪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 × 285mm

印 张 37.5

字 数 12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948-4

定 价 328.00元

ISBN 978-7-80752-94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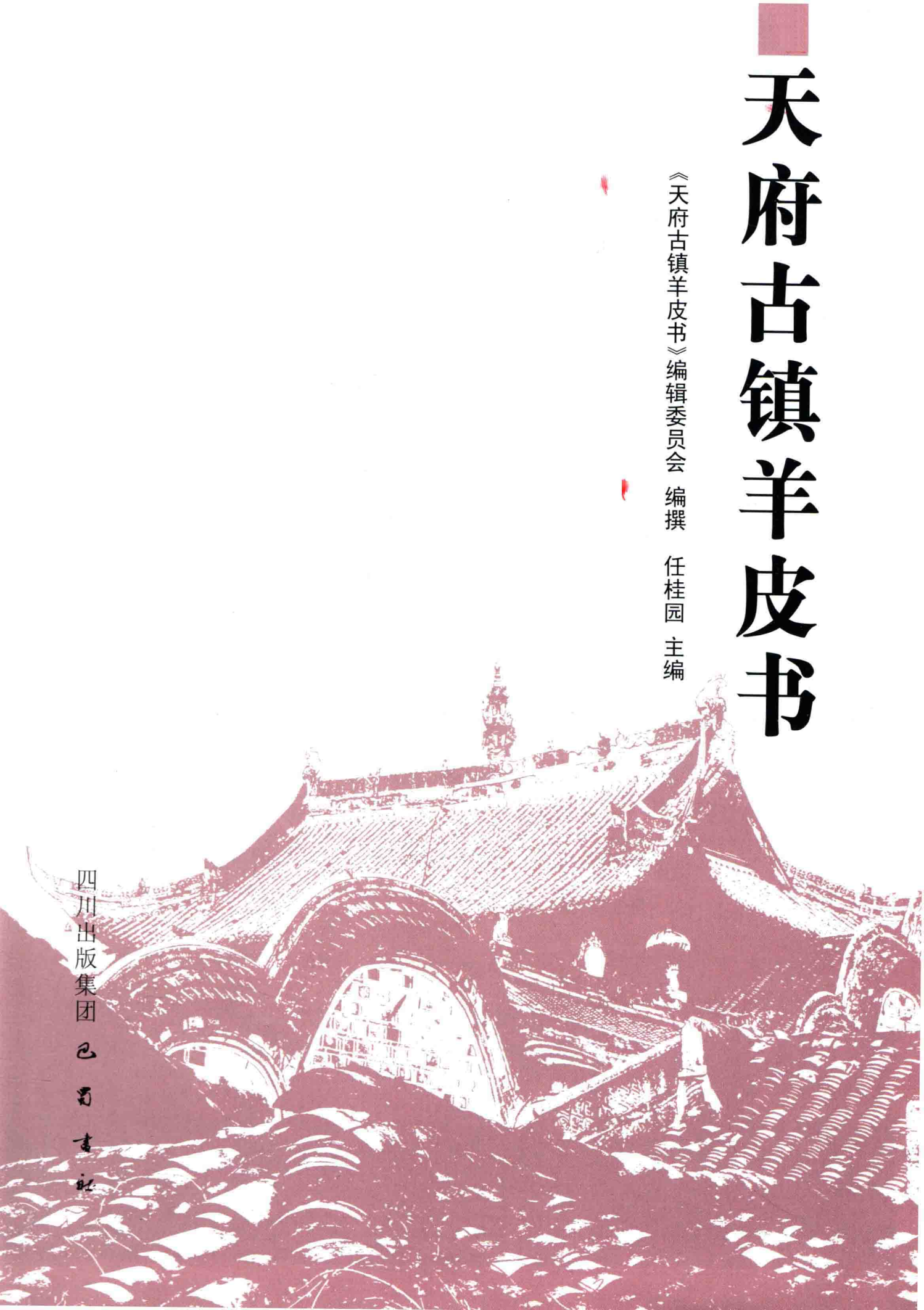


9 787807 529484 >

天府古镇羊皮书

《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 编撰 任桂园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袁 辉

副 主 任 任桂园 钟先进 李世庆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林	孔祥伟	邓 宇	邓 蔚	龙玉祥	付大成
吕 奇	任洪涛	任桂园	朱 锦	朱文明	刘 东
刘忠平	刘刚毅	刘嘉聪	庄光才	孙 彬	杜 胥
杜鸿雁	李 珂	李世庆	李汝钊	李建军	杨 斌
杨建伟	严永聪	吴世国	何 弢	何君成	宋德勋
陈 音	陈大林	林先明	欧泽春	周世刚	周启双
周晓华	柳光华	胡代国	赵 宇	钟先进	侯 超
姜德尧	袁 辉	唐光炼	高天成	曹映友	黄蓉生
梁 伟	谢 东	廖先贵	廖维忠		

主 编 任桂园

副 主 编 李世庆 杜鸿雁

图 片 增 摄 严永聪

总目录 ZONG MULU

序 / 004

凡例 / 008

前言 / 010

天府古镇方位示意图 / 032

天府古镇交通示意图 / 034



天 府 古 镇 分 目



- | | |
|-------------------------|-----------------------|
| 1 龙泉驿区洛带镇 / 036 | 15 崇州市怀远镇 / 342 |
| 2 青白江区城厢镇 / 064 | 16 崇州市街子镇 / 364 |
| 3 新都区新都镇 / 090 | 17 崇州市元通镇 / 386 |
| 4 新都区新繁镇 / 114 | 18 金堂县五凤镇 / 412 |
| 5 温江区寿安镇 / 140 | 19 金堂县土桥镇 / 430 |
| 6 彭州市白鹿镇 / 156 | 20 双流县黄龙溪镇 / 442 |
| 7 彭州市新兴镇 / 176 | 21 郫县唐昌镇 / 470 |
| 8 彭州市小鱼洞镇 / 198 | 22 大邑县安仁镇 / 492 |
| 9 邛崃市平乐镇（内含“花楸村”） / 214 | 23 大邑县新场镇 / 514 |
| 10 邛崃市临邛镇 / 244 | 24 蒲江县西来镇 / 540 |
| 11 邛崃市茶园镇 / 266 | 25 新津县永商镇 / 562 |
| 12 邛崃市火井镇 / 282 | 26 尚合、伏虎二村与连二里市 / 586 |
| 13 邛崃市大同镇 / 304 | |
| 14 崇州市崇阳镇 / 320 | |

后 记 / 598





序 XU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461

成都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迄今已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史和2300多年的建城史。悠悠岷江之水的无私浇灌，世世代代成都人的辛勤耕耘，把它铸就成一个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风光旖旎的天府古镇如同珍珠镶嵌在田园之中。在成都平原上，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拾到一枚长满老年斑的古钱币或是一块破碎的陶片，这些尤物默默地向我们诉说着天府之国辉煌灿烂的历史。

与江南古镇、滇黔古镇、湖广古镇相比，天府古镇有其鲜明的川西平原特点。

古代的成都交通发达，商贾云集。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从成都出发，南下云南，经缅甸、通印度的陆上贸易通道，邛崃市平乐镇和茶园古镇仍存有茶马古道的遗迹；



“五凤一张帆，成都半城盐”，金堂县五凤镇、崇州市元通镇、双流县黄龙溪镇，是古代著名的水码头，其丰富遗存仍可想见当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热闹场景。成都漆器从战国到汉代即负盛名，远漂海外；汉晋时期，织锦工艺发达，蜀锦风靡天下；唐宋时期的造纸术为全国高峰，“益州麻纸”驰名神州；北宋时期成都印刷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天府古镇人才辈出、名垂青史，文君井、陆游祠、升庵桂湖至今仍让人流连忘返。在富足殷实的天府古镇，“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川菜美味源远流长、闻名遐迩，成都小吃琳琅满目、物美价廉，天府火锅麻辣浓烈、香飘万里，古镇老酒香浓无比、勾人魂魄，成都茗茶溢播典籍、涤荡心胸。

“万派春渠交陆海，一江雪浪就三峨”，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构成了水资源丰富的灌溉系统，使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汉唐时期，舟船可东下长江，直通东吴，“门泊东吴万里船”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城厢镇的彭家珍专祠、安仁镇的刘氏庄园、黄龙溪镇的一街三庙、新繁镇的龙藏寺、永商镇的观音寺等，每一处文物古迹都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它诉说着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天府古镇形成和发展的见证。

“锦城花月下，才子定忘归”，在天府古镇，我们总会碰到热情幽默的成都人，雅兴便如春水方生。天府古镇自古就具有不排外、纳百川、善吸收、勇于创新的开放品格。张仪定蜀之后，筑成都“与咸阳同制”，并对蜀地“移民万家以实之”（见《华阳国

志》），再其后，秦灭六国，则迁徙当地豪强（指工商业大户）入蜀，给成都带来了关东六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清代“湖广填四川”，促进了经济、文化、风俗的交流和融通，川剧、曲艺、川菜、小吃等，都是聚集各地之精华而又有成都特色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又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气候条件和以人为本的创业环境，吸引了大量科技、经济、文化人才，使天府古镇始终充满活力。4000多年来，长于学习、善于吸收，成为天府古镇的显著特征之一，游走于天府古镇，我们大可“有花即入门，莫问主人谁”。

我们认识到天府古镇的历史特征是千百年来不断的人文创造才得以形成，它有如原始森林，过往不复，去不再来。天府古镇保护工作被市委、市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把发掘、保护文化遗产与小城镇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把保护古镇历史文化风貌与体现时代特色结合起来，把古镇建设与田园风光和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都在全面完成城镇总体规划的基础上，16个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和部分市级历史文化名镇完成了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部分古镇还完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编制，为古镇保护和开发利用明确了方向。成都坚持因地制宜、择优申报、重在引导、稳步推进的原则，积极宣传引导文物古迹保护较好、旅游资源富集的古镇（村）申报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镇（村）。2009年12月，市政府命名温江区永盛镇尚合村和崇州市羊马镇伏虎村为成都市历史文化名村；今年，又将彭州市新兴镇和邛崃市大同乡命名为成都市历史文化名镇。针对少数古镇因过度开发而丧失特色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对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建设的力度。市委、市政府将洛带、平乐、街子等历史文化名镇纳入我市34个重点镇范围，同时把新繁、安仁等历史文化名镇纳入优先发展重点镇，在政策、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重点考虑。组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对部分历史文化名镇进行投资建设，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古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也不断加大；同时，还积极引导历史文化古镇走经营城市的路子，采用市场机制，大力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古镇保护建设领域，使古镇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逐渐完善，环境和面貌明显好转。在“5·12”大地震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中，我们结合地形地貌、古镇资源和产业发展进行规划设计，优化空间布局，力求每个聚落建筑形态各异，甚至每家每户各具特色。都江堰市对青城山泰安古镇再次进行恢复性重建；彭州市新兴镇重现了“海窝子”历史古镇风貌；白鹿镇在重建中尊重百年天主教堂的历史渊源，促进了人文自然的和谐；崇州市着力对街子古镇和“鸡冠山旅游产业发展走廊”、白塔湖风景区进行开发性重建，推动了旅游业恢复发展。

提高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建设水平的途径之一就是认真做好符合实际的总结。正是基于这样良好的愿望，在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倡导和组织下，全市村镇建设战线上的同志们在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又集中两年的时间，深入天府古镇采集第一手资料，细心研读浩如烟海的史料；尤其是主编任桂园教授和副主编李世庆、杜鸿雁同志，栉风沐雨、亲力亲为，青灯黄卷、披沙拣金，终于编纂成了《天府古镇羊皮书》。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推介成都古镇的专著。期望这部著作既可为当地党委、政府和参与古镇保护的设计师、建筑师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也能激发起企业家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投身保护古镇的兴趣；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天府古镇走一走、看一看，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正因如此，成都市村镇建设战线上的同志们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肯定和尊重。

为了成都更加美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我认为，只要我们遵照“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监管、协调发展”的方针，加强宣传指导，提高各级各部门对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利用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社会各界进一步发掘、保护天府古镇的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田园景观等特色资源，天府古镇就一定能古树绽新绿，在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凡例 FAN LI

一、本书所述“天府古镇”为成都市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包括历史文化名村）。各古镇所属级别，在《天府古镇方位示意图》“图例”中加以注明，并在古镇各篇“引言”中具体说明。

二、本书由《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撰有《前言：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一文，对本书所述历史文化名镇进行综合性论述，以期帮助广大读者和游客对目前成都市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

三、古镇各篇内容由“引言”、“历史沿革”、“文化积淀”、“旅游游览”、“出行指南”等五个部分组成，内容前后呼应，形成整体；根据具体情况，另有部分古镇设有“保护与开发”的专项介绍，亦与前文内容紧相呼应。

四、“旅游游览”一项，均由“自然与人文景观”、“风味小吃”、“地方特产”、“民俗风情”、“游览路线”、“客舍旅馆”等内容构成；但根据各古镇的具体情况在相关内容上有所增减，在述说的次序上亦适当作出调整。

五、本书中凡涉及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的历史话题，皆认定其中一种切近相关古镇的见解进行必要的阐述，不作争论性探讨。凡属民间传说者，皆在行文中明确说明。

六、古镇各篇均配置有大量图片，采用图文穿插的方式排列。在各篇“题头图片”中以标识符号（诸如○、●、◇、◇、

◎等)和相关文字注明“图片提供者”，同时在文中所配各幅具体图片的图题后加上标识符号。总目、序、前言、凡例、后记以及古镇方位示意图中所用图片，均选自各古镇篇中，故不重复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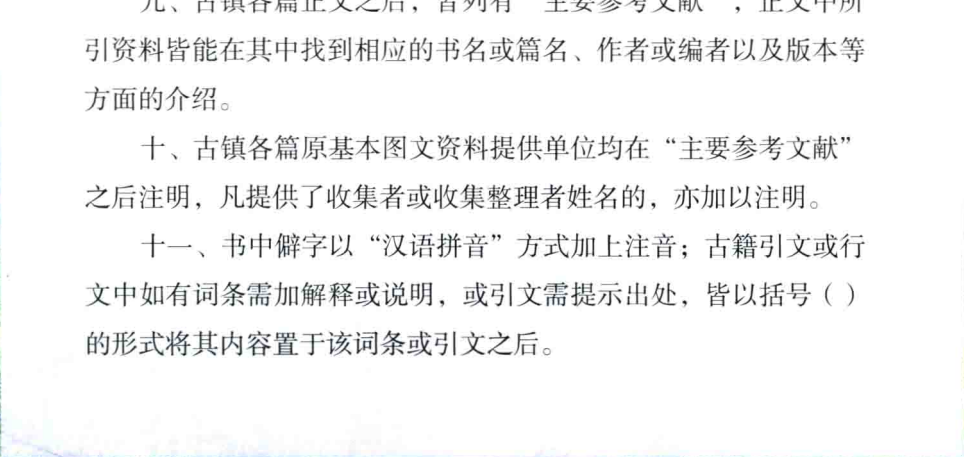
七、各镇原提供的图片中，凡提供了拍摄者姓名的图片，均在图题后注明；但由于一些摄影者当初在将照片留给当地政府时未将姓名留下，或因时间相隔太久而无法具体确认，故此类图片一律以该镇人民政府的名义作为“图片提供者”，同时企望相关摄影者能及时与各镇政府联系，待修订再版时补上。

八、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以截止到2010年年底由各镇政府提供和实地采访拍摄搜集到的图文资料作为编撰依据；但仍有少部分图文资料为2010年底至2011年8月期间增补的内容。

九、古镇各篇正文之后，皆列有“主要参考文献”，正文中所引资料皆能在其中找到相应的书名或篇名、作者或编者以及版本等方面的介绍。

十、古镇各篇原基本图文资料提供单位均在“主要参考文献”之后注明，凡提供了收集者或收集整理者姓名的，亦加以注明。

十一、书中僻字以“汉语拼音”方式加上注音；古籍引文或行文中如有词条需加解释或说明，或引文需提示出处，皆以括号（）的形式将其内容置于该词条或引文之后。





《天府古镇羊皮书》编辑委员会

（前言）

天府古镇文化资源与保护开发综论

本书将成都市25个历史文化名镇（另加3个历史文化名村）统称为“天府古镇”，是基于其共同的地域特性和各具风采魅力的历史文化而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领导部门的直接指导之下，“天府古镇”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从抢救性的保护到实施“名镇之路”战略，再到“整体保护和统筹开发”，直到今天有机地融入“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其间，虽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的严峻考验，但如今的“天府古镇”却已蔚然而成大观。让广大读者和游客在翻阅本书各镇具体内容之前，对“天府古镇”的历史文化与保护开发等内容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故先就这些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论述。

一、成都平原称“天府”，由来已久

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广袤的成都平原即成为了一片河渠纵横、田地膏腴、物产富饶、人文荟萃之域，故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三）记载说：“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文中所谓“故记”，乃指“古书”所记，这说明在常璩之前，成都平原已有“天府”之称。

其实“天府”一词，本为周王朝“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之官名，《周礼》曰：“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故“天府”亦称朝廷藏物之府库（《周礼注疏·



春官·天府》卷二十)。至于以“天府”作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之域”的美称，则始见于《战国策》。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前后游说秦惠王和燕文侯时，称秦国和燕国之地均为“天府”。但到了秦汉之际，见诸史籍称“天府”者，乃是指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此即战国末秦之故地也。

及至东汉时期，蜀地物产之富饶，实际上却已超过关中。东汉初班固所作《两都赋·西都赋》中，谓关中“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即可证之。而史载第一次专称蜀地为“天府”者，则出自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对刘备讲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陈寿撰：《蜀志·诸葛亮传》卷五）但真正称得上“天府之土”者，则如常璩所言，当指广袤的成都平原。自常璩以后，成都平原美称“天府”，即多见于前人诗文著述之中。

正由于此，2007年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在实施“名镇之路”和“统筹发展”之际，即明确地将成都市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统称为“天府古镇”。而本书亦以“天府古镇”之名来述说当今中国西南大都会成都市全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则顺理成章。

二、古镇地域话沧桑，千古一脉



■ 古蜀文明的早期记忆

在当今成都全域，25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布列于主城区四周，犹若闪烁的群星，千百年来，一直映射出西蜀大地的无穷魅力；又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更装点出当今成都的惊世美丽。

李白《蜀道难》诗中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说蚕丛及鱼凫开国已有48000年，那是诗人的夸张浪漫之说，并非确数。但在古蜀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五代蜀王，并非指五位蜀王，而是指各自延续数百年的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段。最早的蚕丛时代，大致已到殷商时期。而在此历史时段中，本书中所说的一些古镇所在地，则早于成都聚邑筑城之前，已成为古蜀先民渔猎耕耘与繁衍生息的乐土。

宋代罗泌所撰《路史前纪》云：“蚕丛纵目，王瞿上。”（《路史·前纪·蜀山氏》卷四）据著名的上古史专家任乃强先生考订，所谓“瞿上”，即在今彭州市新兴古镇（海窝子）。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湔山”，所谓“湔山”，即在今彭州市海窝子至小鱼洞古镇一带。这说明其后鱼凫王亦曾在此一带从事过打猎乃至军事等活动。而历代史籍虽然对“柏灌王”记载甚略，但位于成都



西部的温江区寿安古镇，柏灌王墓与鱼凫王墓以及鱼凫王妃墓至今遗址尚存，默默地保存着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古蜀文明的历史记忆。

而位于郫县北部的唐昌古镇所在地，早在3100年前的西周初年，已属古蜀国杜宇王朝辖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号曰望帝”。杜宇“教民务农”，说明杜宇族属早已完成了从渔猎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变，进入到稻作农业的高级阶段。其教民务农的务实精神，使之得到了蜀民的拥戴，故能取鱼凫而代之，号“望帝”，称王于蜀。唐昌是地，则成为杜宇时代最早进入稻作农业高级阶段的地区。

大约到了春秋中期（周襄王时代），望帝以楚人开明为相，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会有水灾，其相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开明位立，号曰丛帝。”开明王朝建立之后，曾将都城由郫邑南迁至今新都区军屯镇静平村高地进行营建，为区别于杜宇所营造的旧都郫邑，新建都邑名“新都”。这表明今日之新都，早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即已得名。其后不久都城又再度南移，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境内）。及至五世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其都城方自梦郭（即樊乡）徙至成都。此即成都建城之始，开明王朝亦由此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开明王朝“王蜀十二世”（约为前666—前316）。但其末代时期，却已处在北面秦国的威逼之下。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广元老昭化）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péng 彭）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今之双流县黄龙溪古镇，即古之武阳属地，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优势，自当成为战败而逃的末代蜀王最后据守之地。逃至武阳的蜀王被杀害之后，秦军乘胜追击，蜀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再逃至逢乡，死于白鹿山。白鹿一战，成为了古蜀国开明王朝在历史舞台上的千古绝唱。这一段史实，表明今日之双流县黄龙溪古镇与彭州市白鹿古镇所在地，早在2300多年前，已经掀开了其历史记载的第一页。古镇之古，名不虚传！

由上述可知，彭州海窝子和小鱼洞、温江寿安、郫县唐昌、新都区新都以及双流县黄龙溪、彭州白鹿等古镇所在地，与古蜀文明的发展演变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它们勾画出了远古时期成都地区的发展轮廓，是它们搭建起了今日成都与古蜀文明对话的桥梁。模糊的史影在此渐次变得清晰，尘封已久的古老历史亦由此而撩起了神秘的面纱。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诸君，不妨再翻看一下正文中对这些

古镇的“历史沿革”或“文化积淀”的阐述与说明。同时亦求证于大方之家，企望得到赐教。

■ 古镇历史沿革综述

古蜀国为秦军灭亡之后，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被置为蜀郡。蜀郡临邛、成都、郫县所在三地，因土地肥沃、地当要冲，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故于更元十四年（前311），秦惠文王即派大夫张仪、蜀守张若主持修建三城。蜀郡治所，置于成都。而今之邛崃市临邛镇核心区，亦即当年所筑城池之地；其城址历2300多年不变，临邛古镇，实乃古城！汉袭秦制。据《汉书》卷二十八记载：西汉时期，蜀郡所辖地域甚宽，计有成都、郫、繁、广都、临邛、青衣、江原、严道、绵鹿、旄牛、徙、湔氐道、汶江、广柔、蚕陵等十五县。而本书所述各古镇所在地，在秦汉时期，实际上均已纳入蜀郡范围之中。自此以后，虽世事沧桑，行政区划多有变故，但其归属大体不离秦汉时期所置蜀郡范围。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些古镇曾先后成为郡、州、军、府、县、市治所之地。

诸如：新都区新都镇，自秦惠文王于成都置蜀郡之后，该地即置为新都县城所在地，故常璩说：“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三都，号名城。”新都区新繁镇（原名“繁江镇”），自三国时期蜀汉延熙十年（247）得名“新繁”始，直至1965年7月撤销并入新都，该镇置为县城亦长达1700多年之久。

邛崃市临邛镇，自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建城之后直至今日，先后曾为州、郡、县、市治所之地，其历史尤为悠远。邛崃市火井古镇，自隋大业十二年（616）置县，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撤销建制、并入邛州，该处置为县城，曾有668年的历史。邛崃市平乐古镇，自北宋开宝三年（970）至至道三年（997），亦曾一度成为火井县治。

崇州市崇阳镇，自西汉初年（前206）该地置为江原县开始，迄至今日，先后曾为郡、州、军、府、县、市治地，前后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崇州市怀远镇，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时代已开始建县，曾先后成为郡、县治地，直至北周时期，前后历时250年时间。崇州市街子镇，自（孟）蜀广政十六年（953）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的330年时间内，亦曾为永康县治所之地。

蒲江县西来镇所在地，自西魏恭帝二年（555）置为临溪县始，直至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前后共有517年的置县史。

大邑安仁镇，自唐武德三年（620）置为安仁县，至元代初年（1271）撤销，作为县城所在地，计有650年左右的历史。

郫县唐昌镇，自唐代仪凤二年（677）迄至1958年，尽管县名多有变更，唐昌是地置为县治，前后





共有1280年的历史。

青白江区城厢镇，自北宋乾德六年（964）直至1950年，曾置为金堂县治，亦有890余年的县城建置史。

上述这些古镇，其中不少倒不如说是古城。在自秦以后的历朝各代，它们不仅是其中某一历史时段当地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与身为蜀中首府的成都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这些古城或古镇，见证着成都地区近3000年的沧桑变化，连接起不同时代的历史脉络，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尤显得非同一般。至于各古镇沿革变迁的具体内容，本书各篇中均有较为详明的述说，在此不作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清时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兴起之后，不少古镇均得以重建，故遗留下来的城镇建筑多为明清风格，譬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崇州市元通古镇、邛崃市茶园古镇、双流县黄龙溪古镇，以及上述曾为县城的众多古镇。还有一些古镇此后方始聚落成镇，诸如：温江区寿安古镇、彭州市白鹿古镇、新兴古镇和小鱼洞古镇、邛崃市大同古镇、金堂县五凤古镇和土桥古镇、大邑县新场古镇、新津县永商古镇等。这些古镇建筑保留着明、清风格自当不言而喻，但如果深究其发展演变的过往历史，其保存下来的各类文化遗址与遗存，又会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更为遥远的古代时期。

三、文化资源呈异彩，积淀深厚



“文化”一词，应该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名词，它既包括人类的意识形态、思维形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又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生老病死和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态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表现形式；也包括人类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技巧，以及相应而生的形形色色的纯精神产品；又包括运用各种思想、知识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即千姿百态的精神物化产品。我们所给的这种定义，实际上已具有“广义文化”的性质。

天府古镇文化，即具有上述“广义文化”的性质。但由于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故在文化的累积与进步上，特别显得深厚而多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曾惨遭“十年浩劫”，一些乡镇的古代文化遗存受到损毁，但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下，又得到了全面的修复和保护。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天府各古镇，更是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积淀而大放异彩。总览天府古镇，不仅古蜀文化、秦汉文化、唐宋文化、明清文化等等历史文化留有鲜明的印迹，而且显现蜀地先民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与认知能力的民俗文化，亦在今日之天府古镇得到深